



潇湘姜文
叶上有字

刘怀棣 著

洞庭波 主编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



ISBN 7-5371-3029-9



9 787537 130295 >

责任编辑：周英傲 郭逢辉 封面设计：洛 扬

ISBN 7-5371-3029-9/1·1011

总定价：120.00 元（全六册）

I217
L439

潇湘美文

叶上有字

刘怀或 著
洞庭波 主编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潇湘美文/洞庭波主编. —修订本. —乌鲁木齐:新疆青少年出版社, 2005. 5

ISBN 7-5371-3029-9

I. 潇... II. 洞... III. ①诗歌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②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1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45265 号

潇湘美文 叶上有字

刘怀远 著 洞庭波 主编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

(乌鲁木齐市胜利路 100 号 邮编:830001)

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朝教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 5 印张

2005 年 5 月修订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--5000

ISBN 7-5371-3029-9/1·1011 总定价:120.00 元(全六册)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同承印厂调换

目 录

抱紧生命

- 抱紧生命 (1)
- 病中听歌 (5)
- 抱衾听雪 (8)
- 歌 声 (11)
- 白 夜 (14)
- 品茶三昧 (17)
- 儿啊,你要好好地走 (20)
- 叶上有字 (22)
- 喜欢自己 (24)
- 回 回 (26)
- 老人的脸 (29)
- 时常抽一鞭 (31)
- 乐观:多云转晴 (33)
- “资本”论 (35)
- “青年猴子”及其他 (38)
- 隐居高楼 (40)

每一天都可能是最后一个日子 (42)

书生意气

最好的书 (45)

“书贼”难防 (48)

向往对壁题诗的年代 (51)

天生丽质难自抑 (53)

伴乐读书 (57)

书虫与妻子 (59)

笑品福哥 (62)

做个“小人” (65)

做个好人 (67)

一“片”吓一跳 (70)

自己的风景 (73)

说 狗 (75)

款款回眸古典风 (78)

劳苦是一所最好的大学 (80)

莫忘以事养人 (83)

响 夜 (85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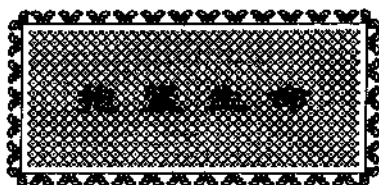
读读古典 (87)

背靠村庄

地花鼓 (89)

走出冬季	(93)
皂角树下的故事	(95)
幸福的滋味	(97)
又听夯歌	(99)
黑 哥	(101)
喜 公	(103)
新 叶	(106)
在化龙溪看鸭子	(108)
冬季看家园一片雨	(110)
背靠村庄	(112)
耳边的村庄(四章)	(114)
向阳的山坡(三章)	(117)
放牛二阙	(119)
校园手记	
教 态	(122)
晨 韵	(124)
先生有女	(126)
墙上的眼睛	(128)
不羞清高	(130)
那样的目光	(132)
一个男生的秘密	(135)

梦中之敌	(137)
惟一的红玫瑰	(139)
也是五彩的人生	(142)
“骄傲”使人进步	(145)
赞美的阳光	(147)
向伯伯致敬	(150)
写作是一个广场(后记)	(152)



抱紧生命

一个人如果住进医院，他对自己血气方刚的身子就会倍加珍爱了。

20岁那年，我就染上了一种危症。这年龄，人家在挽着女伴咀嚼爱情，而我面黄肌瘦的被青春撇在了泛着苏打水味的白床单上。从白床单上撑起身子，就看到了死亡的签证处，——阴森森的太平间正对着我的窗口。“太平间”一词叫人想起歌舞升平，事实上常常是娘哭崽嚎。隔不得三两日，往往于子夜时分，平地一声号响，好梦即被斩断，睁开眼恍若隔世，庆幸自己还苟延着一丝残喘。昏黄的路灯下一条不修边幅的草径，三五杂乱的人影簇拥着一副担架朝那里跌撞而去，躺在担架上的那位自然是绝对“太平”了，却把惨淡的“乱世”扔给了他的亲人。其间必有一个跌撞得最凶者。那号响使万物噤声，凄厉如一把锋利的刀

子,扎出凶狠的悲伤来。这滔天的伤痛如公堂上的断喝,把众生惊醒。医院的每一扇窗口都亮起灯来,尽管死亡不是新鲜事,尤其在这里,但死亡毕竟不同寻常。平日吃药马虎的人赶紧找出丢在抽屉一边的药丸,一仰脑吞进肚去。邻床的小哥,在为“义气”而两肋插刀之后仍然凶光四溢,把医生的令箭当作鸡毛,视小命如同儿戏:死我算什么,姑娘照样嫁人,女人照样生育,操!——现在他忽然坐起:“操!操!护士,护士,拿体温计给我量量。操!……”我第四十八次听他说到“操”时,第一次听到了一丝颤抖。我想起一位领袖的话:“中国人死都不怕,还怕什么!”这时候我的喉间忽然涌上一句:“一个人命都不爱,还爱什么?”——那位“视死如归”的好汉没有作声。

约摸一两个时辰,太平间扶出了那位焦头烂额的号丧者,如大雨过后天空虚白,号丧者喉间气促,而哭声已枯。地球照样在转,而天地已不是一个天地了。

曾以为死亡只是老人的事情。相比之下,寿终正寝的死亡却显得那么优雅。早已备好的棺材连内装修也业已竣工,乔迁之主神态安详,仿佛功成身退,卸甲归田,河东河西地走了一遭,带着圆满的结论合上眼睑。那情形仿佛只是勘破这一生的谜底。佛家曰:生为劳作,死如休息。

但送往太平间的人多半是晨曦初现,或花季正红,或

日在中天。23床的小女孩昨日还“叔叔阿姨”的倾倒了——一大群，其乖巧可爱，让毫不相干的人都替她憧憬玫瑰色的明天。可是忽然就没有明天了，我们的脑子一片空白，年轻的母亲将医生赶出病房，接着那团渐渐冷去的心头肉，不哭不泪，整个病房的心都揪得像湿透的一团药棉。待到丈夫从遥远的边关赶回，她才一声大叫，昏死过去……

我们偶尔也蹙到太平间旁以一种探秘的姿态去斜窥室内，仿佛有阴惨惨的风渗人毛骨。有回我们看到了更为骇人的一幕：蒙着的白布被揭开，露出张灰白的脸，还有一个女人的侧影，她的脸被黑发遮住，然而她正撩开自己的身子，掠出白花花的奶子，贴过去……

“冤家，你吃呀，你说过你要吃的。”——这细微的声响仿佛发自我们的幻觉。

那死者我们见过的，魁梧英俊，寡言少语，只在棋盘边偶尔铿锵地吐一个“将”字。其棋风诡谲莫测，让人一车一马，照样快捷败敌。“将！”我们似被这么凌厉的一声推了一下。我们背对着死亡踉跄走向灯火阑珊处……

因为生病，因为面对过死亡，从医院出来的人，往往更加珍惜日在中天水在瓶的日子。活着，在王位、万金和健康之间，我将毫不犹豫地选择一把简单的锄柄，让流水不腐，身体孔武发光，走路，过桥，上坡，看看阳光和薄雾。而

当年我曾设想自己走路时滚到车轮下，过桥时跳进激流去，或者爬上悬崖闭目一纵。——我曾经那么愚蠢呵。——“操——”“将！”

病中听歌

躺到这白床单上时，一下便被废铜烂铁的自卑罩住了。你便不再是你，内科和外科和五官科，鸡零狗碎的一堆器官。手是护士的，头是医生的，胸口是听诊器和纱布的，身子是床单的。

幸好，这段白生生泛着来苏水气味的的时间是你的。“君子固穷”，你便在“耳科”里见缝插针，开天辟地了。

最先铺进你心里的是一段明快的斜坡。这样的斜坡格外适宜兔子的奔跑，果然便有小提琴细细地绕上去了。兔子在阳光下奔跑，欢悦的蹄风，手指在光滑的簧片上掠过去。这是一只健壮的白兔，是经常从过道的小窝里跑到我房间来的白兔。阳光下和一只白兔在明快的山冈上奔跑，多好。然而现在的旋律却骤然惊惶起来，仿佛先前的明快是一个阴谋，一支队伍浩浩荡荡地从斜刺里轰然而出。兔子不见了，阳光不见了，只剩下火药味。这样莫名其妙的重于我是一种煎熬。这盒磁带是一位牛高马大的朋友送我的，他希望我能摆脱沉重。我只好对不起朋友，我丢了它，甚至记不清那是一支什么曲子。

接下来我选了盒流行金曲，孟庭苇的。这是个很温柔很清纯的小姑娘，她的歌唱使我惆怅于自己未能养一个女儿。“冬季到台北来看雨……”接下来我却一点也听不清了，这样的樱桃小口，这样的喷到你脸上的齿香，把声音逼在喉咙的拐弯处，虽然很适宜说悄悄话，但于我未免浮夸了一点。“天还是天，雨还是雨”，幸亏我听懂了这一句。我的窗外只有市声，没有雨，雨至多下到楼房的脊背上，庞大铁冷的楼房的脊背承受这一点小小的雨，人是没有一丝感觉的。我不知道台北的雨是否能下到人的脸上，那需要一个很阔大的广场和足剂量的雾。像我窗外那窄如床单的街道是不可能的，何况还有市声在推推搡搡。

令人欣喜的是邻床的农村小哥抛过来一盒旧磁带，磁带光溜溜的没有任何提示。键刚按下，一股滚烫的、混浊的泥石流奔突而出。眼看就要一塌糊涂了，却被一支很阳刚的喷呐像河道一样扼住。喷呐是高出平川的，很危险，但终于没有泛滥成灾。我居然就平安地被带到黄土高原，沐浴了西部的风沙。这样独裁的粗重竟使我感到快畅。80年代那种充满自信又不乏稚气的男高音响起来了。我向来不大喜欢高音的炫耀，那一味逞能似的、叫人搭梯子也难以够着的高很令我生气。但这一种男高音我却格外怜爱，因为它有些嘶哑，于是就有了叫人同情的破绽。残

缺是美。“我曾经问个不休，你何时跟我走，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……”一身霸气的歌者风沙似地吼着，高天远地，身边是长辫小袄健腰的情人。这情人不是捧着进舞厅卡拉而后 OK 的靓姐，而是那种会洗尿片善为无米之炊的土妞。歌者反反复复地“一无所有”着，这忽然使我大为感动。因为我并非一无所有，至少我还有个“病”，还有被我的病拴在身边的她。穷厄如我，困顿如我，许多东西弃我而去了，惟独她与“病”都情有独钟地侍候着我。我一下竟觉得这“病”确乎是贴心贴肺的亲人了。

抱衾听雪

江南在宽衣，白选择了最黑的时刻降临，宽衣的江南还在梦里。我住在楼房的顶层，红尘里最接近天庭的地方。我听到一种细切的声响。像仙人们蓄谋一桩大事的耳语，一种有如阳光洒在草尖上的声响。

我的窗右有一株好树，密密的枝丫，在冬天她意兴未尽地留着几片叶子。夜深无眠时，我便能听到叶子在风中的歌唱，游丝般婉转的歌唱。清晨，我看到前日的十一片叶子只剩九片了。而今夜呢，树上有九片叶子，细切的声响在九片叶子上抚试着未成的曲调。我知道更美的旋律还在后头，静静流淌的微寒的时间已将我洗得通体明亮，当然也包括双耳。待字闺中的女子面对嗤嗤之氓送来她意中的喜帖，甜蜜的心上更浓的甜蜜更快地缠上去了。

现在满天地是甜蜜的交响，而最热烈的已是窗右那株老樟。这位最善于掩饰激情的长者，平时总是那么翡翠的帘子，好性格的锦心绣口，即使春天也只以淡绿的花朵在我的窗棂上舒缓地步行。而雪落江南了，怎么也按捺不住了，他蕴积的活力颤抖着爆发出来，他将占尽这一夜的风

流。

你不知道千手的观音在偶尔摆脱佛经之时的那种放荡的舞蹈,让我告诉你。现在有恰到好处的雪和恰到好处的风,这是最快意的怂恿。千万种意念在千万片叶子上游戏,叶子在忍俊不禁地奔放,这些意念为自己初步的成功而更加忘形,从而顽劣地由此及彼地窜动着,像热力难支的火苗将黑夜不停地撕扯。当然远远不止是叶子,那些枝丫,平时也偶尔狰狞一下的枝丫,此刻也被一种躁动的热望驱使着飞扬而劲抖。虽然仍是矜持的男舞伴,但也被妖一般的搭档蛊惑着了。而树干呢,很显然一贯沉静的修养使他一时难以转过弯来,但我相信俯仰转身的欲望一定也在他的纤维中疾驰着,像传递着皇命的遽马……

雪落江南,雪粒从九片叶子的好树上,从冷香氤氲的樟树的最高处噼噼碰碰地往下奔泻,以至于在众多的声响中我清晰地听倒了泥根处涩涩的炒豆般的回音……而屋顶上也还在细针密脚地夯打着,恍如急翻白眼也难以听清的绕口令铺在脑门上……

想来天地是一片苍茫了。屋顶和树都厚道地安静下来,襁褓中的婴儿在抚拍中发出匀长的微鼾。天和地一定是亲密地簇拥在一起了,抱衾听雪的人已经觉得有一袭轻柔似的声氛将他与万物抱成一团,越来越紧,是爱情中久